

谷神冥 著 HIDE

幻夜行

恐惧从阅读开始 永不终止
精彩以口碑相传 无限蔓延

开卷有罪 恐惧开始便无法结束

三方智斗 颠覆想象的残酷对决
惩罚 从肉体到灵魂层层递增 救赎 从表象到内心步步为营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WUJUAN PUBLISHING COMPANY

谷神冥(著) HIDE
幻夜行

© 谷神冥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夜行 / 谷神冥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7

ISBN 978-7-5470-1075-4

I. ①幻… II. ①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328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50mm×230mm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20

出版时间: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特约策划: 卜凡鹏

责任编辑: 杨春光

特约编辑: 王立刚

ISBN 978-7-5470-1075-4

定 价: 2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

光明，我在苦苦追寻中奔向黑夜深处，
身后的黑暗便变成了光明……

衷心感谢我的朋友曹成竹、钟浩、周铃在本书创作过程中对我的帮助。

第一章 夜愿

夜愿的《Nemo》似乎放缓了半个节拍，本来重金属乐器撞击出的哥特音乐竟变得飘忽悠扬，具有了穿透一切的魔力，直入心魂。

在被踢了第三脚之后，沐天陞的意识终于从手中的报纸转向沈拿出依祎。

他知道妻子接下来会说“我竟然不如几片破纸重要”，于是抢先拿出奉承的本事以转移对方的注意。

“这上面说不要在陪女人逛街的时候，表现出走神或疲乏的样子，装作肚子疼要比说累了走不动了那样的实话有效得多，而且往往还可以获得对方的同情与问讯，只要她今天淘得够多够高兴。喂，你今天买得不多，够不够高兴啊？”

沈依祎盯着他不发一言。他只好接着自己的话说：“装肚子疼实在是小孩子的把戏，用的多了必然被拆穿，写这篇文章的哥们儿一定不会像我一样拥有一位高贵、漂亮、温柔、聪明，又有气质的老婆，陪这样的女人逛街怎么会走神疲惫呢，你说是不是？”

虽然极其认真的表情假得可怜，但这样的语言不哄到女人飘起来才怪。

沈依祎的嘴角忍不住翘了起来，努力撇也撇不下去。每次她想在他面前生气，总不会坚持太久。

“滚犊子！”她把这句骂人的东北方言当成了口头禅，觉得比“滚蛋”不知好听多少倍，“以后陪我逛街的时候再看报纸，你就是把我夸成奥黛丽·赫本也不好使。想想以前木讷的样子，你的嘴巴怎么会变得这么贫了？”

沐天陔微微一笑，很认真地加大音量，嚷到半个餐厅的人都能听见，“奥黛丽·赫本怎么能和你比？就算她是你的偶像，我也得说句公道话……”

反正他从来不在乎别人当自己神经病。

沈依祎喝到嘴里的咖啡又喷还给了杯子。她赶紧擦擦嘴角，漫过桌子一巴掌将老公的嘴堵上：“爷，小点儿声！我不生气了，恶心的话咱回家再说。”

沐天陔得意地又瞄向手里的字谜游戏，沈依祎一把将报纸揪走。

“唉，我们的洋烧饼来喽！”未等妻子说话，他又将话头岔开了。

看在那一大块匹萨的面子上，沈依祎决定不再跟沐天陔臭贫了。

这个女服务员让沐天陔觉得怪怪的，竟然穿着一身血红而土气的衣服。年龄似乎偏大，身材也胖，脸苍白得像是抹了石灰，嘴唇不知涂了多少层唇膏，倒是鲜红异常，正与衣服相配。沐天陔想看清这女人的脸，虽然距离很近了，却总是影影绰绰犹如隔着一层浓雾。

“这个点儿没啥好吃的，将就一下吧，大哥。”

哪里的方言，这是在必胜客吗？

“别老盯着小姑娘看！”沈依祎轻轻踢了他一下。沐天陔清了清嗓子，听了沈依祎的话一阵犯恶。

“刚才你听到她说什么了？”

“她说这是二位点的九寸火腿匹萨，请慢用。怎么了？”

沐天陔又用力摇了摇脑袋，再看那个服务员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怪事。

刚把注意力转向沈依祎，眼前的一幕让他险些失声喊叫，本能地将身体向后倾斜。烙盘中被沈依祎用力切的东西不是匹萨，竟是一张血淋淋的人脸。厚厚的、棕黄的皮下还连着许多肉，嘴巴形成一个O，整体已经扭曲，辨不出本来的容貌，只是从那满是胡渣的下巴看，定是张男人的面皮，明明大块生肉，却冒着淡淡热气。眼球依然是活的，溜溜转着，最后定下来，看着沐天陔，报以神秘的微笑。依祎用叉子固定住它正中塌陷无骨的鼻尖，右手握刀使劲欲要切出一个三角。那脸似乎在疼，将O型的嘴

巴扯扁了。看着他惊恐的样子，沈依祎眯着眼睛坏笑，“又想逗老娘开心是吧？还不快帮忙！”

沐天陔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从那张笑脸上移开。幻觉，一定是幻觉。这只是一盘匹萨，一盘匹萨。他麻木而无法自控似的与沈依祎将那脸皮切成了六块。刀子好快。

放在鼻子下面用力闻过之后，沈依祎用小铲将一块连着左眼球的匹萨放在了沐天陔的盘中。

“好香啊，快趁热吃吧，老公。”声音温柔宛如往常，可看着这张应该是匹萨的脸皮，沐天陔没有一点儿食欲。沈依祎随后将另一块带右眼的放进了自己的盘子，刀刃切皮脆脆作响，像伐木的声音。

沐天陔眼看着妻子将一块血淋淋的带着眉毛的肉皮塞进了嘴里，轻轻咀嚼着，享受着。

“我现在可是两张嘴巴哦，所以要多吃一块儿，等会儿不许跟我抢。”

撒娇的话和吱吱的咀嚼声一同从沈依祎的口中传出来。

“我不知道这东西值不值九十六块，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味道。”沈依祎用银白锃亮的四齿尖叉挑起那眼球的瞬间，扯动了下面的丝丝血丝，“看，老公，这熏肉还拔丝呢！呵呵……咦，你怎么不吃啊，傻愣什么？”

沐天陔盯着那叉子上的眼球，感觉快要吐了，环顾四周，一片红色，墙壁，餐桌，甚至笼罩着整个餐厅的灯光，都散发着一股鲜血的腥气。人们全部默默低头咀嚼，盘中无一不是肉乎乎的一堆杂物，巨大的咀嚼声代替了不知何时骤停的《Nemo》。一个邻桌的男孩儿似乎早在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紧紧抓着一个擎天柱的玩具，面无表情地将盘中的一只耳朵塞进嘴里。

“瞎看什么呢？”沈依祎将叉子送到沐天陔的嘴边，“这块熏肉赏给你了。”

沐天陔无法控制一般，麻木地张开嘴巴，迎接这颗红白黑三种颜色夹杂的眼球，含到嘴里，用力嚼去，蠕动的嘴角流出一丝鲜血。奇怪的味道，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痛楚与苦涩。

他似乎吃上了瘾，忍不住又将自己盘子里的左眼放入口中，然后是那塌陷的鼻子，味道是一样的，都是由天堂到地狱的距离。

“说过多少次，嚼东西的时候不要张嘴，会发出难听的吧唧声。”沈

依祎禁不住笑了，声音银铃一般。她从包里掏出镜子，放到沐天陔的眼前，“瞧瞧你这吃相，满嘴都是。”

沐天陔抬头看看镜子，镜子里自己的脸没有了眼睛，没有了鼻子，成了一张血皮，随着他嘴里的咀嚼，面颊的一小块肉掉落下来……

啊——

终于，沐天陔惊声尖叫起来。

他被自己的尖叫声惊醒，浑身是汗。又是梦，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噩梦。许久之后他才又一次确定，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连同他们还没有成形的孩子，早已化作那灰白的尘埃离开了这个世界。

窗外黝黑没有晨光，辨不出钟点。沐天陔双手用力搓着脸，努力使自己从刚才的梦境中走出来。

This is me for forever , One of the lost ones……

突然传来一个女人凄凉的歌声，沐天陔打了个寒颤，寂静的夜里，这样的声音格外刺耳，但这是沈依祎最喜欢的歌。

“喂……”

“喂你妈的头！我操你妈的王八蛋！这几天你给我干活儿了吗？想玩儿我？啊！我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操你……”

“下辈子再来操我吧。”沐天陔挂了电话随手将手机扔在床上。他不知道这人是谁，也不想知道。

开灯，墙上的加菲猫显示，还不到四点。

沈依祎看中这款挂表的时候，很是肯定地说它像极了沐天陔酣睡的样子。

“早上好，老婆。”他对着一团空气说。

两年多来，沐天陔又回到了小时候自言自语的习惯，似乎比以前还要频繁。他有时感觉沈依祎就在身边，虽然这样的幻觉不常出现，却非常真切，特别是通过镜子，沈依祎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存在。但每次他试图去接近，那些本就不存在的影像都会消失。沐天陔理智地告诉自己，那只是幻觉，他心里清楚自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他宁愿见到这些。这没什么不好，他想念沈依祎，乐于见到她，哪怕是她的鬼魂。

走进卫生间，每一件东西都还残留着妻子的味道，每一件映入眼帘的事物都能伴随着她的影子在脑海里产生与之相关的瞬间回忆。用冷水冲过头之后，沐天陔猛抬起头，两颗药丸塞进嘴里，接着凉水咽下，镜子里自己的背后，沈依祎的脸在微笑。水顺着脸流到了胸前，虽然依旧颓废之极，可多年的锻炼还是使他显得非常健壮。他没有回头，那样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是露出相同的微笑，吻了吻手指，轻轻按在镜子里沈依祎的唇上。

This is me for forever , One of the lost ones……

拿起手机要关机的时候，他发现是周正阳，犹豫了片刻，终于顺手接了。

“呼你好几天了，老是关机，这两天哪儿去了你？”

“蹲点儿，偷拍。想看吗？”

“得了，我现在没工夫胡扯。苏希翰还记得吗？就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主儿。你收了人家定金给人干活儿没有？”

“苏希翰……靠，忘了一干净。怎么，那女人还没找着？”

“找到了一部分。”

“嗯？”

“三点钟的时候她的双手被人在舜城广场发现了，我和师傅都在现场。那个苏希翰，还有褚局长，刚被我们哄回家。你要没事儿就赶紧过来一趟。”

挂断电话，沐天陔渐渐回忆起两天前的一幕。以前的同事也是他唯一的铁哥们儿周正阳突然找到他，给他推荐一个活儿。县公安局局长褚辛的女儿褚梦瑶失踪了，家里人报了案，因为是局长的女儿，几乎整个舜城的警察都发动了。为了扩大希望，褚梦瑶的未婚夫苏希翰到处联系社会上的各色人脉，雇人协助寻找，酬劳丰厚。周正阳马上想到了沐天陔，而且是极力推荐，为此苏希翰还专门找了他一趟，留下现金，说如果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他愿重奖。当时沐天陔正缺钱，寻人的案子最容易敷衍。接下案子，收了定金，沐天陔却只顾忙自己的事，压根儿没把这个失踪的局长女儿放在心里。

然而现在竟然成了命案，还是分尸。做过刑警的沐天陔对侦破凶杀案有瘾，简直如同苍蝇见血，那是种控制不住的欲望。更重要的，他心里有些内疚。看着镜子里的妻子，他决定破了这个案子再作了结，依祎会理解的。

第二章 当树枝折断时

舜城县号称全中国最大的县城，人口三百多万，抵得上一个中等城市。虽然面积够大，人口众多，但建制上仍然是县。舜城广场颇有几分这个县城的特点，包罗万象，却杂乱无章。设计者誓要将古今中外融会其中，东面有高而长的二层廊亭，走廊之下十二个铜人分列两旁，美其名曰文化长廊。古时文化名人，皆身高丈余，或仰天或冥思或惆怅，确也气质不凡，只是“书圣”手中之“笔”在铜像落成之初便早早被人折去，也许是见其空手端坐甚为可怜，天性幽默的舜城人常常在其指间加一根树枝，遥遥望去，王羲之似在指挥交响乐曲。走廊旁边是表示现代的音乐喷泉，每逢周末假期，县政府便舍得多花几毛电费让它早泄似的使劲喷上一喷，随之音乐骤响，与不远处的“王羲之”相映成趣，尤其炎炎夏日，人们确能从其中得到几分凉爽与快乐，虽然水池中常常飘着点点瓜子皮和雪糕棍，但从远处看并不影响喷泉的美观。广场北临一座基督教堂，红砖红瓦，是一个多世纪前德国殖民的见证，一栋钟楼屹立其中，挂钟走得竟然还算准时，百年间不知转了多少圈。每逢周日，教众纷纷聚集教堂之中以表虔诚，但多是老人、妇女，国人宗教之信仰，可见一斑。广场西部，许多树木翼翼然排列其间，太过整齐，如一群等待开始做广播体操的学生，加之稀疏，算不得林，倒是不少雕塑、名花名草参差阑干，显得布局不那么笨拙，但它们被各种样式的铁栅围住，也常有保安在此巡逻，以示其“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最突出的是广场中

央的泉标，高十余丈，通体天蓝，中间裹一颗硕大银球，因空气污重多尘，常灰蒙蒙的，平添一丝神秘。据说其形状参考了篆文当中的“泉”字，虽然它怎么看都像一只竖起来的没有瞳孔的巨眼。泉标用来象征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县城，但二十七名泉已所剩无几，真是绝妙的讽刺。

广场南面一片花丛，之外是乐原大街。当出租车停靠在这条大街边上的时候，正巧四点四十四分，晨星疏落，天空已然微微发蓝，街上行人稀少，广场西部聚集着十几个警察，几个不明就里的盲流围在远处观望。沐天陔被两个穿制服的警员阻拦了一下，正阳过来将他带进了黄色警戒线以内。不像大多数便衣那样将衬衫整齐地扎在腰里、肚皮微挺、腋下夹一皮兜，如果不是一张阴沉的脸会让人误以为是一名资深业务员，周正阳长相帅气，装扮阳光，衣着运动，斜挎背包，加上时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不知道的还以为某所大学的篮球教练。

“本区的110，不认识你，他们先接到的报警。我先简单说一下，凌晨两点四十分，一对儿专门跑这儿来吵架的小情侣发现了那两只半截手臂，当时手臂正竖着插在……那儿，铁栏杆的箭头上，呐，就是这两节。两只手已经送到局里做化验了。当时五指分开，呃，准确地说，是右手五指分开，左手四指分开，因为左手的大拇指被削去了。似乎是在招手，诡异，就像这样。”说着周正阳双手上举做了一个十分白痴的动作，“两人吓傻了，赶紧打了110。110的兄弟两点四十五分赶到，知道案情复杂马上通知了我们。碰巧今天我值班，第一个到的。路上给师傅他们打了电话。现场倒是没遭到什么破坏，但是目前还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右手断臂的中指戴着一枚戒指，恰好与失踪两天的褚梦瑶戴的那枚特点一致：95分钻戒，通体浅粉色，净度V1，周大福的，六万八千八，操，还只是订婚戒指，真他妈有钱。艳儿跟我要六千多的，我已经倾家荡产了……好的，我说正事儿，我们尽快通知了褚梦瑶的家人，褚局长亲自来了，他倒显得很镇定，但苏希翰辨认手臂的时候晕了过去，他们很确定地说那就是褚梦瑶的手。别把他威胁你的话放在心上，丫跟疯了似的挨个儿打电话骂人。也是，突然看到自己经常牵握的千千玉手血淋淋插在两根铁棍子上，不疯才怪……”

“少说废话。”一个五十岁左右身体微微发福的中年人不知何时站在了正阳的身后。

“是。”

“师傅。”沐天阺冲中年人打了招呼。

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队长罗从，面部肌肉绷得很紧，这是他每逢大案时的固定表情。冲沐天阺点一下头后，罗从说道：“先了解一下情况，咱们一会儿再聊。我再检查一下这边，别漏下什么。”

两人闪在一旁，周正阳刚要接着介绍，沐天阺侧身小声道：“是纤纤玉手，你能有点儿文化不？”

周正阳一愣，装作没有听见，继续道：“根据林函引，就是刚从历程区调上来的现场法医，这家伙确实有道行，干活儿也卖命，人不错，就是跟以前的老刘一样，不爱说话，当然没有你木。回局里好好给你介绍一下，没准你们臭味相投，能成哥们儿……好，好，我长话短说。林函引初步判断，断臂被发现的时间距离被截下的时间应该很短，最多不会超过四个小时。已经送回局里化验，报告出来了告诉你。那对儿小情侣录完口供就回去了，舜大的，我们做了简单的目击记录，价值不大。附近没有发现尸体的其他部分，如果是同时抛尸，再过不久应该就能接到举报。我们的人正在搜索广场北面的护城河，水很浅，再过一会儿就有结果了。”

“结果是没有结果，除了烂泥你们什么都捞不到。一个用被害人的断臂向世人招手的家伙，怎么会将其他部分丢到不易发现的地方？”沐天阺看着不远处在河里紧张作业的警察冷漠地说。

周正阳忍不住点了点头，“有道理。不过，理儿虽然是这个理儿，但总得搜搜试试，万一……”

“垃圾桶都找过了？”

“都找过了，没有其他碎块。”

“塑料袋，报纸！他总不会提着两只血淋淋的断手在闹市区游荡，哪怕是凌晨一两点钟。运气好的话我们能从上面得到指纹。不，不可能，太镇定，这样怪异的行为，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不会粗心到留下指纹。也许有短细的毛发，或者，衣服、周围环境的细微残留……谁知道呢？也许他很细心运气也不错，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但塑料袋或者报纸肯定存在，塑料袋的可能性大一些，当然他很可能谨慎到将包装物带走，在远离广场的地方丢掉，那样他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包裹，提兜、小旅行包这些都有可能，好

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必须赶紧找找附近的垃圾桶，再过不久，准确地说，是十六分钟，垃圾桶就会被清洁工人清理掉了……”

刚开始几句周正阳还觉得沐天阺是对自己说话，可后来他确定丫自言自语的毛病又犯了。他没有打断他，只是掏出对讲机告诉周围搜索的同事重点找找垃圾桶中是否有带血的塑料袋或报纸。最后周正阳叮嘱，“务必在二十分钟之内检查完，人会越来越多，必须封锁消息……”

“做梦。”本来似乎在原地慢悠悠转圈，观察周围环境的沐天阺，在听完周正阳的最后一句话后，突然说，“一个县公安局局长的女儿被分尸，不出两天这案子就会出现在各大新闻网站的首页，全国都晓得，你们有的熬了。”说完蹲在了师傅的旁边，仔细观察起那两根曾经插过手臂的栏杆。

“这你可就小看我们的新闻监管部门了。”罗从站起来摇了摇头，看来检查的结果让他很失望，深深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大理石地板，找不出脚印，地上除了几处血滴没有任何痕迹。他在这儿站了不超过三十秒钟。”

沐天阺没有接师傅的话头，眼睛直勾勾地盯在一根铁棒上。直径约一公分，扁圆，高一百五十公分左右，顶端是个箭头的形状，很常见的样式。血迹很浓，几滴血顺流成线。

“应该是个男人。”罗从接着自己的话说，“因为怕出现意外，栏杆顶端箭头的设计是比较钝的，能将半截手臂迅速插进去五厘米，手劲小不了。此外现场就没有什么线索了，技术科的报告出来后我们可以得到准确的死亡时间，根据断肢的外形看，这个季节，不超过四个小时。两点四十被发现，这地方就算十二点也常有人路过，应该是凌晨一点以后插上去的。当然如果我们运气非常好的话，也许能在指甲上提取到凶手的指纹。不过，悬。”

周正阳的通话器突然响起。里面传来同事们搜索的结果，没有发现带血的报纸或塑料袋。

沐天阺似乎什么都没有听到，突然探头舔了舔栏杆上的血滴。连见多识广的罗从也一阵恶心，犯得着吗？吐掉一口唾沫后，沐天阺盯着血迹突然问道：“皮卷不卷？”

“什么？”正阳莫名其妙，看了看师傅，罗从也摇头。

“希望是卷的，不，还是不卷的好……”蹲在地上依然观察着栏杆痕

迹的沐天陔似乎有些犯傻，罗从无奈地看着自己的这个倒霉徒弟，刚要细问，突然电话响了，是林函引。

“这么快出来了？”罗从的声音很急切。

“一部分。血检确认了身份，就是褚梦瑶……”

“说啊！”

“罗队，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磨叽！到底有没有指纹？”

“没有任何指纹。”

“那死亡时间呢？多久了？”

“罗队，褚梦瑶可能还没有死，断肢是被人活生生切下来的。”

第三章 活体切割

舜城的暖春实际就是夏天。这是一个喜欢走极端的城市，夏热冬寒，真正温度适中的春秋季节，加在一起也不过两月有余。往往刚刚脱下羽绒服，街上已经满是爱美着裙的女人。然而今年却大不相同，自春分开始，每隔一周便降一场水，给刚刚发热的城市洗身，于是时至谷雨，天气还保持着从未有过的清爽。

但对于沐天陔这样失去妻子照顾的男人，在反常天气下很容易感冒。清晨的凉风吹过，他忍不住一阵喷嚏，巨大的擤鼻涕声使开车的周正阳按了一下喇叭来做比较，“我操，你这鼻子能当警笛用了！”

这个“半青”。沐天陔白了周正阳一眼，摇上车窗，继续用力冲刷自己的排气管子。“半青”是舜城特有的方言，类似于东北话里的彪子，形容人办事不着调，不成熟。周正阳一直是沐天陔心目中标准的“半青”，觉得他不跟着星爷拍电影真是可惜。天生一张笑脸的周正阳干了五年刑警，接触的各种人渣没一千也得八百，可让他摆出一副凶样，那会比《功夫》里的林子聪还要白痴。虽然推理判断能力一般，但周正阳精力充沛，枪法出众，还有一身好拳脚，得过省公安系统散打比赛的亚军，所以地面上蛮震得住，人送外号“笑面虎”。就是有点儿“半青”，每次听到别人提起周正阳的这个绰号，沐天陔总会在肚子里默默地说。

沐天陔注意到周正阳手上的戒指，想起刚才他在广场的话，问道：

“这么说，准备结婚了？什么时候？”

周正阳歪头瞥了一眼沐天陔，说：“两个月以前，哥哥。”

“完事儿了！怎么不叫我一声？”

周正阳终于忍不住了，“我提前一个月就给你打电话，提前两周给你发请帖，怕你忘了，提前两天又给你打电话。婚礼当天你没来，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你都他娘的关机。还有脸问我！”

“有这事儿？最近脑子太乱。替我向吕艳儿道个歉，真不是故意的……”

“去你妈的，我老婆叫李艳儿。”看着沐天陔那错愕的表情，周正阳被气笑了，“知道为什么急着找你吗？”

“帮忙。”

“不光因为案子，带苏希翰找你那天我就觉得你不正常……”

“在你们眼里，我正常过吗？”

“……褚梦瑶的事你到底查了没有？哪怕有一点儿线索对我们也是帮助。”

“说过我忘了一干净。”

“那你收人家钱？”

“他乐意给。”

“得，就算干私活儿你以前还讲个诚信，现在都学会黑钱了。干昧良心的事儿就不怕晚上做噩梦？”

“我本来就天天做。”

周正阳噎住了。罗从特意嘱咐他再开导开导沐天陔，丫别真想不开做出什么傻事。可周正阳被沐天陔语无伦次的话引得根本不知道从何谈起。

“说实话，你是不是又去查那个肇事司机了？有线索吗？不说拉倒。哥们儿，别傻了，我知道你牛叉，可那案子没法查，一切都太巧合，交警大队那边的弟兄动了那么多人，还专门从北京请来两个专家，都无能为力。你曾经是警察应该清楚，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水落石出的。交通肇事的案子就更甭说了。我没别的意思，你甭瞪我。我们只是担心你，人这辈子除了女人，还有兄弟还有朋友，懂不懂？不要老活在过去，都发生了改变不了了。我们知道依祎可怜，你也很可怜，你们之间的感情谁也比不了。可依祎在天